

情趣·健康桥

慧心巧手钩编乐

| 刘志福 文 |

女儿房间的抽屉里,有几团绒线和大小不一的几根钩针,孩子妈妈一边整理收拾,一边与女儿通上了电话:“好久了放在这里,也不知道能用这些工具和材料做些什么啊?”女儿的回答,爽快、脆脆的:“钩毛线衣,编织手袋手套,也可以钩一些毛绒线玩具,编一些小饰品东西;只是,这些东西都挺耗时的,会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哦。”孩子妈妈听后,悄悄心动了:“我呢,不光耐心好,而且一直被你爸爸夸着心灵手巧呢。”展示个人风采的机会不容错过,孩子妈妈抓紧了准备。

先是上网寻找钩编视频教程。孩子妈妈反复观看,当视频中不同类型的作品,一件一件亮相时,感染了她柔软的心:“真是漂亮呢!”孩子妈妈对照着视频演示,认真做起了书面功课,关键步骤,则用几支颜色笔,做好了标注。万事俱备后,只欠东风来。恰巧女儿帮她妈妈网采的第一批毛绒线及时到了,色彩五颜六色,触感细腻柔软。孩子妈妈开心地嘟囔着:“每个女孩子内心深处应该都会藏着一个编织梦呢,臣妾一定能有耐心把饰品做出来!”然后,就开启了钩编饰品的实践。作为一个钩编新手小白,难免心中忐忑。我鼓励她:“既然想实践,那就放下包袱顾虑,我相信你,一定能做好的!”

热情的鼓励恰如春风吹拂绿地,孩子妈妈信心倍增,又有内心热爱加持,于是,快乐地开始编织啦!短针配合长针,绒线指间翻动,反复摸索,不断修正,一件饰品终于完成了!复盘时,发现左边少了两针,所以有一点缝隙留空了,不完美的饰品,真实记载了孩子妈妈零基础模仿学习的坚持不放弃和勤奋探索!第二件饰品,第三件饰品,连续一气呵成完成时,孩子妈妈的钩编手法,愈加娴熟了。

女儿抱养回来的宠物猫咪美叉,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钩编饰品的现成模特,伸长了脖子,配合着,头转过来了再转过去,让一件又一件饰品,在脖子处比划着,套上,取下……猫咪美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,似乎迷惑不解地盯着妈妈:“为什么把我的脖子不断转来转去呀,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撸过我呢?”

随后,孩子妈妈又拿起放大镜,对着编织的双面杯垫向日葵,从另外一面,细心开始了第二种颜色绒线的钩编。孩子妈妈精神正足,而我,则早早沉沉睡了。

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,看到挂在床头灯罩上的向日葵饰品和两串栩栩如生的草莓饰品时,我惊叹于孩子妈妈的慧心巧手,更佩服她的毅力意志!

第三天晚上,我强拉着孩子妈妈,让她放下手头编织,一起散步交流。从她自己的钩编实践中,孩子妈妈感慨:做任何事,只要有足够的耐心,支撑着慢慢就能入门;当一件又一件饰品通过自己的双手不断呈现,内心就会特别愉悦,也收获了满足;每一个人,心里保持着向往,明天就能永远美好,就能过好每个年龄段的自己。



山中事 插画 戎锋

晚风·龙光塔

小馄饨

| 王伟文 |

品尝上海小吃,小馄饨大抵是绕不开的。馄饨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正餐,也很廉价,既可当点心,又可当菜肴。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的苏丽珍,每到晚上穿着旗袍,脚踩高跟鞋,拎着保温桶,袅袅婷婷穿过悠长的弄堂,只为到巷口买一碗小馄饨。馄饨音同混沌,如天地初开的模样,似乎隐藏着玄妙而不可言说的秘密。昏黄的路灯下,苏丽珍等待小馄饨出锅的样子,就像等待不可知的未来。

旧时沪上竹枝词唱道:“大梆馄饨卜卜敲,码头担子肩上挑,一文一只价不贵,肉馅新鲜滋味高。馄饨皮子最要薄,赢得绉纱馄饨名蹊跷。若使绉纱真好裹馄饨,缎子府绸好做团子糕。”导演王家卫生于魔都,对老上海念念不忘,影片自然嵌入儿时记忆。石库门的馄饨分大小两种,大馄饨吃馅心,小吃店里就有,小馄饨吃味道,多是游贩售卖。游贩手敲梆子,肩挑担子,前挑是炉灶、佐料,后挑是碗勺、小板凳,或沿街叫卖,或在路边候客。放下担子张罗生意,前挑小抽屉就像百宝箱,里面馄饨皮、馄饨馅、糖盐酱醋一应俱全,紫铜锅被隔板一分为二,一边是煮馄饨的开水,一边是入碗的味汤。炉膛里烧的是柴火(沪语:劈成细小的废旧木料),煮出来的小馄饨有一种特别的柴火味,这也是小馄饨别名柴火馄饨的由来。炉火可旺可弱,控制火候的秘诀在于添加松明还是木柴。也有人用煤球或煤气烧煮小馄饨,徒有空虚的烟火气,吃上一口总觉得少了点市井味的灵魂。

小馄饨虽小,花的心思却不

小,用盐水揉面团,得既透又韧才行,擀皮子全靠手工,一斤面可以抽出六百张皮子,薄得呈半透明状,摊在报纸上可以看清下面的铅字,划根火柴就可以点燃。不同于大馄饨的菜肉馅心,小馄饨的馅心以纯肉为主,顶多加点碎虾仁。擀好的皮子摊在左手心,右手抓起竹片刮上黄豆粒大小的馅,轻轻抹在皮上,皮子裹着馅心收口,手指轻轻一捏便成型。别小看这一捏,皮子里要留一点虚空,要是捏得紧实了,煮好后皮子贴着馅心,小馄饨舒展不开来,那就没吃头了。因此,江浙人戏谑地将上海小馄饨称为“蚌(碰)肉馄饨”。

“一烫顶三鲜”。下馄饨也非常考究,一定要一碗一碗下,一滚就盛出来,千万不能一起下或者加冷水。下馄饨的水,滚了几次就不会拿来作汤底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提到:“小馄饨小如龙眼,用鸡汤下之。”老克勒(沪语:注重生活品质的人)非得用鸡或肉骨头熬汤,清清爽爽,看不出肉渣骨屑,一口喝了,得摸摸额头,眉毛是否还在。就算普通人家也不会马虎将就,至少用头道下馄饨水当汤底,而本地人的馄饨汤底则是以红汤为主。

小馄饨入锅只需分把钟,便呈半透明状浮在水面,粉色的肉馅依稀可辨。轻柔蝉衣的皮子受热紧缩,现出许多皱纹,如同少女的绉纱裙子,故又称绉纱馄饨。用竹筴篱捞出小馄饨,倒入有紫菜、虾皮、蛋丝、香葱点缀汤底的瓷碗,加上一小滴猪油,黑的红的黄的绿的都有了,淡而有味,鲜而不烈,清淳饱满,视觉味觉嗅觉应有尽有。有些老饕还

会到别的游贩那里叫上一两生煎馒头或者锅贴,干湿搭配,关关适宜(沪语:非常惬意)。

上海滩才子佳人云集,纵然粗茶淡饭,也要自带饮食男女的情调,小馄饨岂能付之阙如?张爱玲喜欢吃小馄饨,但又不会做饭,胡兰成与她约会时,便去弄堂口吃碗小馄饨。话剧《日出》里,陈白露裹着皮大衣,深夜在街头请方达生吃小馄饨,连吃了两碗,她说最多时吃过四碗。潘向黎编稿时要饿得发昏才会放下手里活计,晕乎乎穿过威海路,推开店门点上一碗小馄饨。

美食家沈嘉禄写过一个故事:有一对新婚小夫妻到上海讨生活,太太不久一病难起。每天晚上先生陪她说话、读书解闷。深更半夜,小馄饨担子的梆子声由远及近,先生用一只丝袜系着装有零钱的小竹篮吊到窗下,买一碗喂太太吃。终于有一天,太太永远离他而去。先生无法自拔,每天半夜还是用一只丝袜系着小竹篮,从二楼窗口吊下去买一碗小馄饨。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曲折,但有了丝袜的加持,小馄饨带上了凄美伤感的情分。

居都市不易,居魔都更不易。尽管小馄饨慢慢淡出人们视野,越来越难觅踪影,但早已深植几代上海人骨髓。说到底,小馄饨就是用最少的食材,做出最精致的味道,满足的不仅是味蕾,还有情怀和气质。这也是上海人的真实写照,安分知足又有生活情趣,市井随性却不傲娇张扬,用一眼眼(沪语:非常少)的钞票,过上最精致的人生。

用心煮好一碗小馄饨,收获的是满满的沪味和暖暖的回忆。

众生·人民路

醒来的早晨

| 赵怀忠 文 |

我喜欢每天的早晨。也许是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,每天早晨“夏五冬六”的作息时间几乎雷打不动。我每天的早晨,几乎都是穿从穿过金匱公园的怡然桥,然后走到公园外围跑道开始的。在这条2500米长的绿荫掩映的环形跑道上,我一路肆意挥洒汗水,尽享沿路每一片风景。

金匱公园的早晨,一定是在每天的歌声和葫芦丝声中被唤醒的。记不清有多久了,若是夏季,即便我清晨5点到了公园,人还没走到怡然桥,就会远远听到一位不知名大爷的抒情歌声。这位大爷一头白花花的短发,喜欢穿花格子短袖,每次看人总会深深地眯起双眼,尽管他没戴眼镜,却让人感觉他眼睛近视的度数一定不低。快两年了,我几乎每次起跑的第一步,都是踩着老人的音乐节奏开始的。这位大爷喜欢唱民歌和流行歌曲,算不上好听,吐词不够清晰,但他总是努力想把每一首歌演绎得婉转悠扬,充满感情。我不知道大爷肚子里到底有多少首歌单,但直觉告诉我,大

爷一定热爱生活,而且是位有生活故事的人。

在唱歌大爷附近的一个公共服务亭子里,每天早晨,悠扬空灵的葫芦丝声会从这里飘出。吹奏者是一位六七岁的阿姨。阿姨的个头看上去要有1米7左右,她穿着飘逸长衫,身姿挺拔,每当她手指轻掠,那清亮、婉转的音色宛若风行,悠扬自然,顷刻之间,公园的早晨就有了春雨后的那般清澈和舒畅。每天早晨,总会有三三两两的人驻足聆听,我每次跑步经过,次数多了,不经意间就注意到,有位60岁左右的大爷,经常笔直地站在亭子外凝神静听,那份陶醉的样子十分虔诚。那天,听阿姨吹完一曲,我跨前几步走到她面前,笑着说:“阿姨,您吹得真好听,连公园的小鸟都安静下来在听了。”阿姨轻轻一笑,微微朝我鞠了一躬:“谢谢你,我吹得没那么好。”

每天早晨在公园跑步,我总会不期而遇一位知己跑友。我们年纪相近,三观相投。每次跑步结束,如果相遇,我们还会一起沿

着跑道放松地再走一圈。这个时候,大至国家时事小到民间资讯,我们古今中外,天地洪荒,无所不谈。我性格相对刚直,有时会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看不惯,偶尔还会表现出愤怒。此时,他总会笑着对我说,都多大年纪了,还这么情绪化,把心静下来,让生活慢下来,跑跑步,出出汗,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只见他轻舒臂膀,不紧不慢,那种“无事心能定,有事心能静”的气定神闲,尽显举手投足之间。或许,在这样醒来的早晨,和这位跑友在一起,我才更能体会“内心安宁”的真正意义。

醒来的早晨,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没有打拼的疲惫,也少了各种各样的欲望,有的只是一天刚刚醒来露出头的晨曦,还有新鲜的露水,清脆的鸟鸣,静静的河水,伸展的跑道,还有不分男女老幼在跑道上奔跑的身影……每天的早晨,是这样的轻松、自然和踏实。其实,我们的生活也当如此,拥有一份宁静和美好,便已经足够……